

画在民国，心系故园

——老树与故乡

□ 周怡 王磊



▲老树，山东临朐人，真名刘树勇。他的画有一种难得的天真，画中的民国长衫男，活在古典的山水背景里，却唤醒我们心中荒芜的田园梦。

迅的百草园一样，是一个儿童的理想王国。

故乡的爹娘

都说老树的诗是打油诗，带有一种油滑和戏谑。也说老树的画是漫画，有那么一点幽默与夸张。老树在调侃世俗百态的时候，的确如此。但是，老树关于故乡的画作，还是相当严肃的，甚至还是比较沉重的。老树喜欢谈家乡，谈以往的故事，当然也喜欢用笔墨表现它。老树一幅又一幅的小画，诉说着他的家史，《童年记忆》系列，从他的祖父开始，悠远的记忆，有趣的故事：

祖父教我学写字，要求都要写繁体。我说人家已简化，他说那是屁东西。

祖父教我古诗句，常常带我入山林。他说四季好山水，看懂你就是古人。

祖父养棵仙人掌，一年忽然就开花。趁他午睡偷一朵，至今手上留一疤。

祖父是一位老学究式的乡间读书人，至今，从老树的生活原则和艺术思维当中依然可以照见祖父的影子，好古薄今，绝不追求时尚。

江湖四处闯荡，很少想到父亲。有他或者没他，似乎不必关心。一日忽然惊觉，父亲已是老人。看他踽踽背影，默默泪流沾巾。

——给父亲

老树画过一只旧皮箱，细致入微，似乎超现实主义的画法。题记里记录了这只皮箱与父亲的关系，也是父亲的一个简历：“这只箱，跟随我的父亲，去过很多地方。他跟我说，那一年，部队渡过长江，打到了南昌，休整。在一家破败的店铺，花了十二块大洋。它皮质上好，黄铜扣件，有些磨伤。在父亲老了的时候，还经常擦拭它，上油，像侍候一个孩子那样。我无端地觉得，那一年，在那家店铺，我的父亲，遇到过一位好看的姑娘。”

老树的父亲2005年患胃癌在京城做了手术，老树在痛苦与寂寥中再次拿起画笔借以排解，至此，他已经搁笔20年，或许是生活的累积吧，戴草帽的民国先生就此诞生。所以，民国先生身上总有一种无奈和悲凉，以及看穿尘世的醒悟。

老树是个命苦人，母亲过早离世，故乡成为断肠之乡。所以，老树提到故乡，总感觉那么悲凉与孤独：“回到我的村庄，回到母亲身旁。看着满坡庄稼，心中忽然悲伤。”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，图画中是高高的玉米地，民国先生在茂密的庄稼中露出了半个脸，没有五官的脸庞在此发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，茫然与悲伤。

故乡的风物

老树喜欢画一些小物件，一棵葱、两株菜、几块肉，如此等等，而且异常细致，水彩画法，有似水墨之工笔。问他这样选材与费神精工细写的用意，他说，就是见到什么画什么，哪有什么用意。自由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嘛。实际上，假若翻阅他的作品，“老树画画”当中，描绘家乡风物的画作真是不少，因为这些东西记载了他的生活，是他生活的组成。

秋深霜降后，萝卜味变甜。抱个回家去，萝卜炖牛腩。比如，潍坊盛产萝卜，就会有乡亲们给他送来萝卜，于是，就有了：

乡党送来萝卜，太多没有吃了。竟然开出花来，叫俺如何是好？

老树的失落

《城市化》系列的画作里表达了有家难归的失落：“城市过得不错呀，可是你能回故乡？故乡已不复当年，此生只好在路上。”

对于家乡，老树有失落，有惆怅，不仅是亲人的逝去，还有乡村生态的破坏，疯狂的城市化进程让乡村古韵丧失殆尽。老树一介书生，只能用他的画来保卫。所以，你就会发现那位民国先生经常端着一把长枪在山间游荡，保卫他的树林，保卫他的溪水，保卫他的家园。

无事村边乱晃，垃圾到处飞扬。一条清澈小河，已经成了砂场。当年良田果园，盖起难看楼房。你说你不爱它？故乡变成这样！

老树的确太爱他的故乡了，即便他的亲人故去，城市化搞得故乡面目全非，他还是眷恋着——

偶尔回老家，村空不见人。天老地荒处，飘过几朵云。当年青山绿水，如今破败脏乱。是谁这般无道，毁了俺的家乡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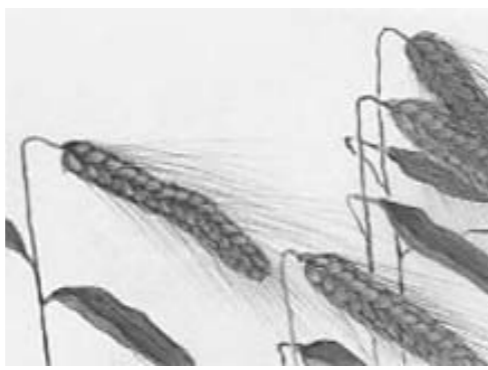
无奈生于世间，日子真不清闲。与其跟人纠结，不如与花缠绵。



万里春风浩荡，我坐花树之上。远离滚滚红尘，想着你的模样。



山前但看花，湖边且听雨。春风虽浩荡，在手有几缕？



竹影身前移，野花坡上开。村头做一梦，山风吹过来。

饭后江边去散步，月下碰见扛竹人。对我尽说山中事，一直聊到夜深沉。



乡党送来萝卜，太多没有吃了。竟然开出花来，叫俺如何是好？

青青的麦子，风中的麦子，织成无边田野的麦子。你飘扬的时候，像一群天真的孩子。

看着俺家玉米，又是一个丰年。地头喝碗井水，那叫一个清甜！每到秋深时节，忙得没空吃饭。山前刨着红薯，天上一行大雁。割黍割谷割豆，秋收秋种秋收。最爱储藏小米，大雪夜里熬粥。今日终于有点闲，视察俺家责任田。一片玉米正开花，估计是个丰收年。

老树的《秋风册》画了许多劳动场景，是他幼年生活的真实记录，劳作的姿态与感受，以及庄稼地里的光景，属于一个农夫的切身体验。那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年代，也是一个少年疯狂的岁月，应了一句政治时尚语：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。老树少不了他的梦想和疯狂。当然，有闲逸，有惆怅，也有心仪的姑娘。篱上黄叶渐稀少，秋风吹去了。故园寥落于山中，一片萝卜白菜和大葱。邻家姑娘今何在，当年特可爱。只恨岁月太匆匆，多少相思春梦俱成空。

老树特别擅长或者说爱好画麦子和麦田，每株麦穗都是往细里画，鼓鼓的麦粒，修长的麦芒，里面倾注着情感。那个饥饿的年月，麦子意味着白面，以及与白面相关的所有美食。所以，老树画一碗面，画烧饼，画很多面食。老树说，有人看了他画的麦穗，跟他探讨麦子形态的真实性问题，可他是麦田里长大的，还有什么好探讨的。麦田是美好的，白面是美好的，一切都是美好的：麦子青的时候，山上的花儿就落了。麦子

黄的时候，远方的人儿就回了。馍熟了的时候，上学的孩子进家了。酒上来的时候，满桌的朋友已经醉了。我像花儿一样开过了，我像麦子一样飘过了，我像自己一样活过了。我孤坐于天地的尽头，面对空旷的田野微笑。青青麦子，秀出穗来。归省娘子，还没回来。黄昏原野，燕子低飞。麦田深处，一树花开。

夏日黄昏时分，无边无际麦田。布谷时远时近，路边一位少年。一天都在忙活，傍晚稍微清闲。趁着新月升起，看看我的麦田。麦田一派寂静，黄昏追着野烧。无可亦无可，这样呆着多好。青青的麦子，风中的麦子，织成无边田野的麦子。你飘扬的时候，像一群天真的孩子。

麦子就成为老树永远的向往，永远的牵挂，无论他走到何方，只要遇见麦子，就会进入故乡：“走过高原的土地，再次跟麦子相遇。它在风中的样子，仿佛正回故乡去。”即使在京城教书画画，也总是惦记着田里的麦子：“做了一夜梦，一事在心头：你说旷野上，麦子熟没熟？”画中的民国先生，那种抚摸麦穗的姿态与情态，犹如爱恋自己的婴孩。

少年游

观“老树画画”，有《少年游》与《童年记忆》系列，表现一个山乡顽童的志趣、顽皮、历险与恶作剧式的生活，呈现在画面与诗文里。老树说，虽然山乡日子苦，但也有自己的乐子。偶尔怀旧，涂抹取乐。老树爱枪，其实那个时代的男孩子都爱枪，喜欢使枪弄棒，本性所致也。枪是虚拟，真正的替身是弹弓。在系列图画中，寄托了老树的童年理想与成长的烦恼：

打小有个梦想，手里有把真枪。路上碰见坏蛋，一枪撂在地上。做了一把木枪，每天别在腰上。出门胆大气粗，就跟真的一样。

乡间自有乡间的乐趣，也自有乡间的雅致，亦文亦武，亦静亦动，无论老树今天怎样潇洒或闲逸，当年读书的期盼与苦学的历程也在画作与题记里展示出来：九岁那年六一，父亲送一书包，晚上搂着睡觉，梦中到处炫耀。少年捉来萤火虫，装进竹筒当作灯。古诗看了没几首，早已没入大梦中。少年坐屋顶，独自吹口琴。无边玉米地，漫天是流云。少年行山中，聊借月当灯。时间鸟梦语，但吹林下风。

六一、书包、萤火虫、竹筒做的灯、古诗、屋顶、口琴、玉米地、流云，还有：山中行、月当灯、鸟梦语、林下风，都是奇景与奇语。如果将这些特定的情境连贯起来，就像鲁

每当秋风吹起，故乡的土地，丰饶的土地。

那些粮食的样子，犁铧走过的痕迹。那些果实的味道，菊花的味道，以及野火漫烧旷野的气息——怎能把你忘记！

这是“老树画画”里的怀乡诗句。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熟悉那个头戴草帽，面目不清，身穿长袍的民国先生，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。这是画家的一个怀旧符号，也是怀旧寄托。其实，老树所涉猎的画种是相当丰富的，油画偶尔为之，版画是他擅长，陶艺才是钟爱。

5月29日下午，笔者应约到中央财经大学造访老树，我给老树带了一包五十克的黄山毛峰，老树烧水沏茶，用的便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古朴茶具，茶香萦杯，似乎触摸老树的民国情趣。于是，我们便聊了起来。

老树与树

老树，山东临朐人，真名刘树勇，老树的名字是学生称呼的，感觉好玩儿，就这么叫上了，但是为什么学生不叫他老刘或老勇，看来与树还是有一些关联的。

我跟老树说，给我画一幅在树枝上荡悠的情景吧，一见到你的这幅小画，就感觉是在画我。我小的时候喜欢上树，去年故伎重操，结果摔了老腰。老树说：“小的时候我也喜欢爬树，俺娘打我，我就上树不下来。俺娘说，你下来，下来我就不打你。我说，一下来你就打。俺娘说，这次真的不打了。我一下树，俺娘就揍，一边揍一边说，俺不打，不打死你！”

老树与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也是十分奇特的，一般来说，画中的民国先生总是身倚树干，置身山水或花前月下。称奇的是另外一种情形：民国先生攀在树上，或侧坐，或站立，或行走，或垂钓，或悬枝，或读书，或安睡，宛若一只鸟雀。题诗可见其情景：

春初去江南，看梅风中开。坐在花树上，死活不下来。

满街全是人，放假更悲催。准备爬上树，听听大风吹。

曾经睡在树上，夜半满树开花。风来随花落去，变成一摊泥巴。

曾睡此树下边，那是四十年前。今日再次面，相对一时无言。

独处从不嫌寂寞，最烦找人聊大天。无事上树且睡觉，自有清风过眼前。

民国先生过着上古时代的巢居生活，在树上，躲避现代世界的喧嚣，回到田园，回到家乡。有一幅画作题曰：“离家三十四年前，旧时风物已不见。村人相遇不相识，惟有一树似当年。”老树俨然就是树的化身。

老树与竹

老树的家乡是临朐县冶源镇平安峪，那真是一个风光极好的山乡。所以，几句话就谈到了老龙湾，谈到了那片奇妙的竹林。说它奇妙，一点儿也不夸张，在北方的鲁南山地区，生长了好大一片竹林，绝不是人们常见的细竹，而是像南方的毛竹，大的几乎有碗口那么粗，加之近处的密密的泉眼与池水，几方亭子散落其间，有一种清幽的风雅，就像老树所说的：“单看照片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苏杭一带的什么地方。”这或许是老树留恋江南的一个潜在缘故。老树说，那片竹林子真是个好地方，上学的时候，开大会就坐在竹林里，听着高音喇叭宣读中央文件，夏日遮蔽太阳，透着凉意。渴了就到老龙湾舀一缸子水喝。到了城里来居住，心里空得慌，就在空地种上竹子。

老树喜欢竹子，看看他的那位民国先生，很多的背景都是竹子。一些道具也是竹子，甚至出现一位奇怪的“抱竹者”，“时常留连花前，偶尔扛竹在山”。抱竹，抱花，抱鱼，都是民国先生的最爱。老树的竹画很有韵味，咏竹诗写得极好，极雅致：

黄昏独坐，林下看诗。清茶一盏，新竹几枝。烟林漠漠，暮色迟迟。欲适何处，浑然忘机。

诸事已厌倦，借住在废园。谁说无好友，修竹两三竿。

心中一缕所寄，此世何处可寻？看取一剪竹色，悠游无边水云。

雨来时看新竹，风过常翻旧书。现世哪有安稳？只好梦回当初。

老树与田园

老树在乡村的日子，从他1962年那个要命的饥荒岁月里出生，到1979年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，期间都是跟庄稼地打交道。老树的田园小画里，就充满着“现实主义”的劳作，于是就有了干农活的民国先生。看老树的《秋风册》系列：

每到秋深时节，老树进山打柴。数着星星出门，踩着月光回来。